

女儿

闺女昨天过生日,但没有“过”过生日的那一套吹蜡烛切蛋糕吃面条的程序。我给她包了一个红包,红包上写着:“小毛毛生日快乐!爸爸贺”。

毛毛是闺女的乳名。我们老家苏浙沪一带孩子的乳名都喜欢这么叫。小毛毛不小了,三十好几,都有儿子了。但在父母的眼里,她永远是个孩子。她常常在吃饭时来叫我,不见其人只闻其声地听见她扯着嗓门在喊“爸爸,吃饭了!”我就会在一刹那想起她四五岁时、十几岁时、二十来岁时的声音和模样,也是叫这一嗓子的声音和模样。一般说来,天底下的父母都是记得住儿女生日的。但也常听人说,有不少儿女记不住哪天是父母的生日。再要说记住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生日那简直就是鹤立鸡群了。所以后人就拿此来作为衡量“孝顺”的一个标准。

要说谁记住了父母的生日就算是孝顺,谁记不住父母的生日就算不孝顺,我不这么认为,因为儿女是父精母血所生,亲身经历过的当然会记得住。对儿女而言,父母只不过是在存在的一种过往,记不住父母的生日,纯属正常。

其实儿女也只不过是人生在世的一种结果。无论是好果还是坏果,都必须自种自收。儿

女情长更是人生在世绕不开、躲不过的一张网。父母呢,都是网里的鱼。

闺女八岁生日时,我正随原总政歌舞团小分队在遥远的海南下部队慰问演出。她成长的岁月恰是我工作最忙的日子,让我总有一种因少有照顾而愧疚的感觉。记得当时我把所有的思绪在大海面浓缩成了一首诗,今天重读,心头顿时又奔涌起一片大海。

花乡随笔三章

郁钧剑

“我的毛毛是一颗粒红的樱桃/放在我慈爱的手里如捧着一颗太阳/在她的阳光中我感受着人生的快乐/日子于此刻甜蜜透顶/在我的歌谣中她熟睡她长大/渐渐地不再需要我港湾的臂膀/她奔跑的身影里依稀化出一只白鸽/我将站在衰老的屋檐下把她放飞/放飞的线头终会拴在我的心头/维系着她的阳光下的我的人生/慈爱的双手空空天际也空空/日子从此更多了牵挂与张望/我的毛毛是我老了时的一顶草帽/冬天为我挡雪秋天为我遮霜/当春夏的风雨尘封了我的双眼/唯有我的毛毛才能使我涌出热泪一行”

学生

今天周一,大路上又该奔流着营生的洪流了。

营生这个词旧时多用,现在少用了。它应该是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“破四旧”中被荡涤掉的。其实营生这个词的实用性、容量还是蛮大蛮强的。顾名思义,营生就是经营生活,包含着职业、生意买卖,甚至谋生养生等一切创造生活来源和维持生活的方式。如果您要问我:干什么营生?我答:唱歌的。您瞧瞧,这比问你是干什么的,靠什么生活,会更让人觉得舒服文雅,更显得明了方便。

昨天我在公益教室上了一整天的课,十多位同学除了在京的,还有分别从上海、天津、哈尔滨等地专程前来上课的。我给九位同学辅导了基本功训练和演绎作品。

一整天,教室里都充满了同学们浓浓的活力和勃勃的希冀。我被他们青春的活力和美好的希冀所感染,所焕燃。

一个人在黑暗中待久了,会成为黑暗中的一部分;一个人在光明中待久了,也会成为光明中的一部分。

当晚霞飘来的时候,大家纷纷挥别了我。望着离去的同学们,有的匆匆忙忙还要去赶飞机赶

高铁离京,我微笑挂在脸上,心里一阵莫名。“莫名”这个词,现在也不见多用了。它可作无法形容解,正反均可用,如莫名的忧伤,莫名的欣喜。

昨天我的莫名既有莫名的忧伤更有莫名的欣喜。忧伤的是别离,欣喜的却是忧伤后竟涌出一种淡淡的纯净和美好。那是为自己“营生”的纯净与美好而内心也纯净与美好着的不用言语的表白。

我爱我的营生。

我爱我的学生。

因为我们是创造光明的那一微不足道的部分,尽管很渺小。

毛笔

日前有朋自蜀地来,送我一支毛笔。毛笔是咱传统文化文房四宝“笔墨纸砚”中的老大,各地都有生产,而蜀笔我不知道算不算名笔。一般来说最闻名遐迩的要数湖笔,产于浙江湖州。

我大概是在四五岁时开始学写毛笔字的。祖父、父母对我学写毛笔字的初衷,并不是要求我去学一门所谓的书法艺术。而他们的认知,仅是盼望我长大后能掌握一门技能,写一手好字谋一份好差事。旧时入仕的,教书的,账房先生药铺郎中,哪行哪业能离得了一手好字?

我最初学写毛笔字时,先用的是羊毫,有人便对母亲说,如此将来钧剑的字会太软;于是赶紧换了狼毫,又有人对母亲说,如此将来钧剑的字会太硬;于是母亲又赶紧换了羊狼兼毫。而今毛笔

字写了有几十年了,也不知道自己的字性究竟是软还是硬。

四十八年前来到北京后,才有了点用毛笔的讲究。我曾向同龄人王铺兄偷学过书法,敬佩他用一支中短锋的“秃笔”龙蛇飞舞;也曾向前辈沈鹏先生请教过书法,仰慕他用长锋能抒发出音乐的婉转悠扬和歌唱的淋漓酣畅。

当然,他们是书法。我仅是毛笔字。

应该是在四十年前,我常常去中国画研究院“玩”,看见刘勃舒先生邓林大姐龙瑞老兄等都喜欢用一种叫“草帽崔”的笔。“草帽崔”是民国时期享誉京城的毛笔世家,得名于其创始人崔子斌无论春夏秋冬都喜欢戴一顶草帽。使其出名的据说是齐白石先生,说有一天齐白石手拿一支毛笔找到崔子斌,告诉他这是用银元从东洋买来的,好使啊。可咱中国人拿着日本人的笔写字作画不是一种耻辱?在齐白石的激励下,崔子斌经过上百次试制,终于使“草帽崔”笔大获成功。

不过有一说一有二说二,平心而论,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传承发扬也是有目共睹的。

一眨眼,四十年过去了,至今我写字作画都只用“草帽崔”。无二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他的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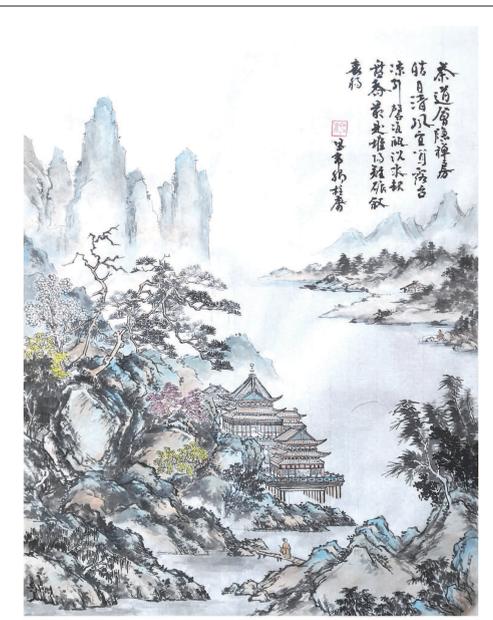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二代传人但凡从老家河北北丘来京,都会专门到西三环原总政歌舞团的宿舍找我。那是一位和和气的老人,他到了我家后,便把一堆长短粗细粗细的笔从布兜里掏出来摆在桌子上,任我挑选,还朴实憨厚地笑着说,郁老师呀,只要您看得上、喜欢,不给钱都行。

据说他的父亲就是这样的。后来不见他来了,一打听,是身体不好了。他的儿子后来也来过我家,同样把一堆长短粗细粗细的笔从布兜里掏出来摆在桌子上,但却没了他父亲的那种“劲气”,那股“热情”了。再后来,他儿子也不再来了。

但我现在写字作画仍只用“草帽崔”的笔。我知道中国美术馆对面的“百花文具店”里有它的专卖。我去过很多次,每次都会专门挑买两支,一是挑出对卖笔老人的思念,二是挑出了自己对那段岁月的纪念。

今早看见了那支蜀笔,便想起了“草帽崔”,想起了如此过往,想起了那位朴实憨厚的卖笔老人。



青山楼阁 (中国画) 程庸

前几天在上海博物馆观看“玉梳流芳”大展,66件堪称善本孤本的写本、刻本、拓片等在现场展出,引起参观者不住地赞叹。我在现场无意中发现了苏州过云楼的旧藏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拓,欧阳询书,宋拓本,是由过云楼后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捐赠给博物馆的。展签上清晰注明“沈同榭捐赠”。

过云楼是清代道台顾文彬创立的,到了第四代时藏品开始分家,其中顾公雄分得了一部分书画和拓本。顾公雄作为藏家后人,也是一位书画名家。他始终秉承一个意愿,即无论如何都要尽量保持这些藏品的完整性,不得随意分割或出售。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抗战时期,以及在他去世之际,家人也都是这么坚持的,不卖一件藏品。

抗战时期,苏州沦陷,为了从苏州把这些藏品转移到上海,顾公雄甚至动用了与日本人商业合作的亲戚,辗转把大批藏品运到上海,当时还把孩子落在了苏州。1951年,顾公雄病逝后,家人根据他的遗嘱,陆续把这些藏品分批捐赠给政府。沈同榭即顾公雄的夫人,负责整理的还有女儿顾榴。这件拓片藏品则是顾文彬所藏,传承四代,最后还是无偿献给了公藏机构。

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由唐代魏徵撰写,欧阳询书,于贞观六年刻石立碑。清同治年间,顾文彬在京城待补实缺,常流连于琉璃厂一带。此碑拓当是得于那时,他自述:敝藏《九成宫醴泉铭》,“云霞蔽亏”四字未泐,当是“唐拓”。实际上此为南宋拓本,为此帝师翁同龢、书法家翁方纲、网师园主人李鸿裔等人也都鉴定为宋拓真品。翁方纲还作了题跋:“此本纸墨淳古,宋拓无疑。”李鸿裔则作长跋为记。

欧阳询《九成宫醴泉铭》被誉为天下第一楷书,是很多学者必临之帖,完整拓片极为罕见。

如同治末年顾家得此书为起点,此碑拓已历经了近150年。从私家祖传到公藏展览,历代主人皆已入土,而此书尚能与众人见面,可谓幸事。

书比人长久,自古以来,书的价值就在于用,而不在于藏,历代藏书家的“藏不过三代”也是如此。一本书,只有被置于公用的位置,才能够真正地永垂不朽。

壬寅腊

月,子夜,微信上跳出一行字:海根走了。那是

师母发来的信息,不敢相信。那夜无眠,往事历历在目如屏屏闪现……

上海师范大学东一阶梯教室,坐在前排的我聚精会神聆听杨海根老师讲授《雷雨》,老师神采飞扬如入其境:周朴园让繁漪喝药,三次下令,一句紧一句,不喝也得喝!淋漓尽致突显人物性格。周朴园声色俱厉变味的关心,威严气势下不显夫妻的温存却露凶善。这一碗药,剧情的“戏眼”传递出人物微妙的关系和复杂的情感世界,将这个家庭的矛盾推向悲剧高潮。

整堂课听得我痴如醉,大开眼界。没想到喝药的细节,竟能喝出那么深刻的意味。杨海根老师

桃花依旧笑春风

秦建鸿

层层剖析,完美展示了《雷雨》的内涵以及剧本创作的要点。

后来才知道杨海根老师是曹禺研究专家,在此领域著书立说。那堂课引发了我对解读剧本的无穷的兴趣,决定毕业论文撰写关于戏剧冲突。

大四那年,我拿着最初的提纲,怀着忐忑之心叩开杨老师的家门,老师以满腔的教学热情接纳了我对我的论文设想。从最初简单的提纲到逐步完善,倾注了老师的心血,奠定了我对文艺理论研究的

方向。自此,我与杨海根老师结下不解的师生缘,杨老师悉心指教、永远的鼓励伴随此生。漫漫岁月,即便夜深前往叩门,永远是笑脸相迎、热情款待,师母泡上一杯茶或端来热汤

诉衷肠。不必忌讳,拿出成文或不成文的稿子,老师逐一探讨解析。点滴教诲凝聚老师的智慧,浓浓兄长般的暖心。“写!写下自己最想表达的思想,不使负命。”此话是最想听的,也是老师指引的肺腑之言,一份勉励恰如强心剂,激励前行。

此刻,由剧本的“戏眼”想及人生的“戏眼”——为人之道,激活生命的精彩。杨海根老师人生的“戏眼”是低调为品,谦逊儒雅,正直热情,挚爱教学。

或许,人逝去的仅是一个生物性,生命的光芒永存人间。任凭时光流转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

空气中流动着欢快的因子,世界都在笑,仿佛一切都醒过来了。请看明日本报。

立柱

邓名

独立天边意,放下斜阳红。无心随流水,有念入朦胧。归于大千境,复观云水穷。空洞无我处,浑元闹然中。



夜光杯

时光如梭,忽至初夏。雨落夏日,梦入清凉。

雨是四季鲜明的曲牌:低诉时春雨霏霏,细腻婉约;高音部夏雨激荡,雷电交响;凝噎处秋雨湿眼,不说离愁;铿锵中冰雨化剑,领舞白雪。

落入四季的雨,有着四季的性格。春雨是杜甫诗中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”的喜悦;夏雨是赵师秀眼里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”的安然;秋雨是纳兰性德笔下“一往情深深几许?深山夕照深秋雨”的幽怨;冬雨是陆游胸中“夜阑卧听风吹雨,铁马冰河入梦来”的气概。

落入四季的雨,有着四季的韵律。春雨是一首细密绵长的诗,是一帘杏花烟雨,是一片翠烟岸柳,是雨巷中那把油纸伞,是“天街小雨润如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”。撩开天青色烟雨,桃红李白呼啦啦涌出,读清风如诗,品细雨若酒。

夏雨是最具鲜明个性的词章,或细雨斜斜,意韵悠长。或万马奔腾,浓荫洗尘。或暴雨如注,果敢坚定。夏天的雨,是陆游“风如拔山怒,雨如决河倾”的酣畅,是苏轼“黑云翻墨未遮山,白雨跳珠乱入船”的洒脱,是杜牧“可惜和风夜来雨,醉中虚度打窗声”的宁静。

秋雨写意丰收的欢欣,亦将离别,写成缠绵。秋天的雨,落在长亭外,是难舍的手,是伤感的酒;秋天的雨,落在梧桐上,是离别的忧伤,是无尽的惆怅。秋雨如笙,那场落进心里的离愁,是今生无言的告白,是来日无尽的怀念。秋雨连绵,雨滴空廊。此情此景,怎堪回望?

冬雨可以坚硬如铁,冰冷刺骨;可以绵柔如雪,从容飘逸。冬雨寒意阵阵,却又蒙蒙生烟,恍若春雨提前赶到人间。冬雨敲窗的夜晚,好在还有红泥小火炉,还有诗书茶,陪我们时间煮雨,醉了梅花香韵。

落入四季的雨,滋养天地万物。也教人生,遍尝百般滋味。既有荡气回肠的豪迈:“怒发冲冠,凭栏处、潇潇雨歇”;亦有淡然豁达的感悟: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”;既有空灵澄静的禅意: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”,亦有凄美绝伦的牵挂:“落花人独立,微雨燕双飞”……

喜欢夏日的雨,像极了盛开于苍穹的飞花,时而磅礴,时而细腻,时而威严,时而温婉。生长山川梦境,染绿大地浓荫,赋予秋实力量。

夏日的雨最有个性,忽而疾风骤雨,热烈而激荡;忽而细雨蒙蒙,清透而恬淡。最喜欢一场带着梅子香的清凉雨落入半夏池塘,心便氤氲了莲之馨香。

夏日的雨,是一种情绪:梅雨连绵,是故乡的思念,是亲人的叮咛;夏天的雨,是一种态度:大雨滂沱,是生命的果敢,是坚定的信仰;夏天的雨,是一种考

雨落夏日

戴薇薇

落入四季的雨,滋养天地万物。也教人生,遍尝百般滋味。既有荡气回肠的豪迈:“怒发冲冠,凭栏处、潇潇雨歇”;亦有淡然豁达的感悟: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”;既有空灵澄静的禅意: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”,亦有凄美绝伦的牵挂:“落花人独立,微雨燕双飞”……

喜欢夏日的雨,像极了盛开于苍穹的飞花,时而磅礴,时而细腻,时而威严,时而温婉。生长山川梦境,染绿大地浓荫,赋予秋实力量。

夏日的雨最有个性,忽而疾风骤雨,热烈而激荡;忽而细雨蒙蒙,清透而恬淡。最喜欢一场带着梅子香的清凉雨落入半夏池塘,心便氤氲了莲之馨香。

夏日的雨,是一种情绪:梅雨连绵,是故乡的思念,是亲人的叮咛;夏天的雨,是一种态度:大雨滂沱,是生命的果敢,是坚定的信仰;夏天的雨,是一种考

验:风雨之后,终见彩虹!

夏日的雨,扬手为诗,落笔成画。雨落在夏日荷上:“微雨过,小荷翻。榴花开欲然。玉盆纤手弄清泉。琼珠碎却圆”;雨落在夏日院外:“试问闲情都几许?一川烟草,满城风絮,梅子黄时雨”;雨落在夏日湖畔:“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”;雨落在夏日田间:“麦随风里熟,梅逐雨黄”;雨落在夏日门前:“梅雨霁,暑风和,高柳乱蝉多。小园台榭远池波,鱼戏动新荷。”

夏日的雨,倾注了大自然饱满的深情,深藏着时光最真的期待,守护世间的初心与向往,守护秋实的彷徨与坚强。

雨落夏日,意蕴悠长,点点滴滴,皆在心上。

十日谈

初夏故事

责编:吴南瑶